

我的小姐姐们

采访一下你——
如果有人突然在微信上留言：“昨晚做梦，居然梦到你了……”是啥感觉？

也许微微一笑？也许保持矜持？而我，一个“感性多于理性”的多情种子，就会情不自禁地“血脉贲张”。诸位，能进到别人梦里的，那关系，可不一般二般。

留言的是江苏淮安小姐姐刘娟。她动情地说：“想你了。”我热情地答：“想你了。”然而，新一轮疫情已经开始，全球形势更加严峻，咱们这些“自觉分子”要响应国家号召，能不出外就不外出。互道珍重吧，相信后会有期。

初识刘娟是六年前我第一次去淮安。淮海晚报总编辑张林派文化部主任刘娟陪我。刘娟早早联系好一个著名景点，这里是来淮安旅游必定要去的。没料到那天特别的热，又赶上我身体有些不适，不管刘娟如何邀请，俺死活不进去参观，就像三岁倔孩那样赖皮。没办法，她只好陪我坐在景区外大树下“天南地北”、“东拉西扯”。竟然，十分投缘；竟然，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，聊出了我们仨永久的友情。

后来刘娟和先生到北京办事，她一定要先生认识我。先生稳重、聪颖、大方，是淮安市委宣传部



一员干将。竟然，十分投缘；竟然，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，聊出了我们仨永久的友情。

以后几年，我先后三次到淮安参加活动，每一次，小两口都会找机会来见我，拍张合影留作纪念。

刘娟文采出众。偶尔见她在微信上点评我的文字水平，字字中肯，句句走心，以至于我不得不把她的评语收录到自己的散文中。

写到这，再提一个人，淮海晚报原副总编周熔熔。三年前，一次淮安活动结束、苏州活动即将开始，中间有几天空当。想到中途回京一趟劳民伤财，我决定在淮安多待两天。当得知，当地盱眙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是亚洲最大的，勾起我强烈的“窥欲”。我一而再再而

三强调：“此生最大愿望，就是从天文望远镜中看星空。”为了我这个“此生最大愿望”，熔熔陪我等人到了盱眙。就在这里，我学会了“掼蛋”，一项起源于淮安、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推荐的扑克牌智力游戏。你猜对了，师傅就是熔熔，一个文质彬彬的美女。

这里且不谈星空看没看到；当地火遍全国的小龙虾，俺也没兴趣吃，只是“掼蛋”从此走进我的生活。我带到北京，带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，努力科普，尽力推广。和我同时学掼蛋的还有两位好友：沈阳刘生生和开封赵杰，后来刘生生把“掼蛋”带到沈阳，发展了一群积极分子。而赵杰，只要一提“掼蛋”，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。星火燎原。

不过，当我去年秋天

再次来淮安，并与熔熔“同场竞技”，我惊讶地发现，熔熔的牌技不行了。以至于我敢无耻地“大言不惭”：“现在，恐怕俺成师傅了！”

熔熔羞答答地说：“久不玩，不会了。”然后嬉皮笑脸地喊我一声“师傅”！

不过，师傅永远是师傅。这个我懂。

又想起一个人。襄阳晚报牛莉萍，一个热情爽快的湖北丫头。我们在活动中相识。后来某一天，在我家小区外的餐馆，她带来报社三个哥们，一起商谈组织襄阳采风事宜。活动后来办得很成功，那三个哥们也成了我的“嫡系”。而莉萍，无须说，更是“嫡系”中的“嫡系”。那次活动赶上大雨，她看我的旅游鞋打滑，日后悄悄寄了双防滑鞋给我。不知鞋号大小，留下话：

“不行再换。”后来另一次活动，她又送来一双防滑鞋，说：“这个季节正穿。多散步哦，我要你一直都健健康康的。”推辞不得，感动不已！莉萍送鞋的直接后果是：每次雨后外出，我都格外小心，以防跌倒产生“罪恶感”。

2020年底，疫情过去，我们组织了第二次襄阳采风。就在活动结束前一天，在即将开动的汽车上，匆匆赶来的莉萍抱住了我。她小声说，要为去世的妈妈“百日祭”，不能送大家了。她边说边哭，我也“泪眼婆娑”。大家以为她是舍不得我。其实我明白，她，他们，伟大的武汉人民，伟大的湖北人民，伟大的中国人民，这一年有多么不易。

写到这，眼前又掠过好几张可爱的面孔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会一一讲述我这帮小姐姐们的故事。

她们都是四十多岁、五十出头。一致叫我“姐”，无疑很萌宠。但我“欣然接受”，并以她们的“姐”为自豪……

是的，我们不在同一城市，平日里没有密切交集；甚至，这些家伙也很少在朋友圈为我点赞发声。但我知道，同一个频道，同一个梦想。

就这样，在四维空间里，前前后后一起走着。一颗心连着一颗心。红的心，热的心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

《纸上》

作者：苏沧桑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自古以来，江南以其美丽富饶的水乡景象而受到文人墨客们的青睐，他们不吝用最美好的语言来赞美江南。苏沧桑生于江南，长于江南，热爱江南，受江南水土之滋养，得江南草木之精华，承江南山水之灵气。所以她的散文也“很江南”，被人称为“江南散文名家”。

翻读苏沧桑散文集《纸上》，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江南韵味和江南情怀。书中的七篇散文，让我们领略了南方特有的风物人情、手艺行当。桑蚕丝绸、传统造纸、民间戏班、茶农生活、养蜂人家、古法陈酿、西湖船娘，这些或渐渐远去或日趋式微、或鲜为人知或缺乏关注的行业、手艺，在她的笔下，得到生动呈现。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、细致入微的观察、细腻生动的描写，把这些行业、手艺的点点滴滴写得纤毫毕现。在《春蚕记》里，我们看到了一条蚕，从放大镜下才能看清的幼小的蚁蚕，到长大成熟吐丝结茧的全过程，看到了它在不同阶段可爱的模样，体会到了养蚕的乐趣和辛苦。《纸上》让我们见识了一种“会呼吸的纸”——元书纸。元书纸是富阳竹纸的精品，是富阳传统手工制纸品的代表。在《跟着戏班去流浪》里，我们与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欣赏了越剧《红楼梦》《双龙太子》《雪地打碗》，甚至还跟作者一起过了一把“小生”瘾。此外，我们还跟随作者品尝了茶香、酒醇、蜜甜（《与茶》《冬酿》《牧蜂图》），欣赏了西湖风光（《船娘》）。这一路读下来，如行山阴道上，山川自相映发，令人应接不暇。

他曾是个淘气包

茶几上一盆绿萝，是将近五十年前的一位学生送给我的。这学生不是学霸，也并非班干部，而是让我头疼的淘气包。

当年他很瘦小，就坐在老师眼皮底下，总爱接下茬儿，爱回头做鬼脸，爱下位子乱窜，拿癞蛤蟆吓唬女生，或者偷偷放出麻雀满教室乱撞，却还装得挺无辜。除了体育老师，其他科任老师都到我这里告过他的状。一开始我很奇怪，班干部为什么都愿意“包庇”他，后来家访我才知道，他母亲去世早，父亲脾气暴还嗜酒，经常打他……一到冬天，他的耳朵和手就总有冻

伤，女生都很同情这个没娘疼的弟弟。唉，我所任职的郊区中学，那时候正“复课闹革命”，课堂上基本只有“三忠于”“四无限”或者读社论什么的，所以他一耍活宝，同学们特别开心，仿佛他就是班集体的开心果。

集体给了他温暖，他也尽力把温暖传递给大家——冬天，他总是早早进教室，生炉子笼火，开窗户放烟，呛得小脸通红。他做好事同时又做错事，在炉底下放两块白薯，到第三节课，烤薯香惹出同学们的馋虫；更可气的是他还做坏事，炉子底下放块旧鞋底子，等废

煤球掉下去，连烧带烤，散发出的怪味儿，复杂得不可名状。为了维护班级课堂纪律，我没少让他写检查，每次他都讨好地脸上堆笑，双手递给我一张破纸片，检查的开头永远一成不变，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，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，使我们聪明了起来”，末尾的保证也永远一成不变，“请老师看我的实际行动吧。”

唉，他的屡犯错屡检查屡不改，简直气得我说不出话。我冲他瞪眼，他扯着我袖子保证：“下回我一定给老师争气。”每次翻出他那沓破纸片检查，我总忍俊不禁。

他们那届学生毕业

多年后，一次我在胡同走着，远远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隔了八丈远就“翻身下马”，冲我喊道：“老师好！”谁呀？走近一看，是他！他腼腆地说：我现在开出租了。我说：“好，稳当点，安全第一。”

又一年后，我在雅宝路附近，发现一辆出租车尾随我，我摆摆手示意没有叫车，车却依然紧随我。我只好停步。车窗摇下来，露出一个腼腆的笑脸，是他跟我逗乐呢。他戴着白手套，拉开车门，说要送我回家。路上他告诉我，他这一年开车挺稳当，没出任何事故，还因为如数归还乘客遗忘的钱物，受到车队的表彰。

去年春节，他随两位同学一起来看我，送来了这盆绿萝，是他亲手扦插培植的，配上了宜兴陶盆和托盘，并附一袋花肥。他告诉我如何浇水、施肥和保持日照，俨然很内行。我们四人谈起各自的经历，知道他有个贤良的妻子、孝顺的女儿、活泼的外孙，40多年的生活磨砺，他成熟了。说到外孙比他当初还淘气，他腼腆地摸着脖子：“幼儿园老师没少告状。”我说：“甭急，他姥爷有经验，教他写检查……”大家笑成一团，绿萝在茶几上也跟着颤动，貌似也听懂了我们的幽默说笑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